

關於敦煌古抄「了性句并序」

陳祚龍

一、前言

談及原由敦煌莫高窟「出土」的「了性句并序」，就我所知，我得說：它原來至少亦有五份古抄，而這五份古抄，事實上，老早已經分藏於下列三處：

①我國北平圖書館。其所有的編號爲裳字六十七號，而該抄本的有關文字，且經許國霖先生將其輯入他的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發行），下輯，葉八八一八九之中矣（自後簡稱「許輯」）。

②英國倫敦卜列顛博物館（British Museum）。其所有的編號，分爲斯、三五五八號及四〇六四號，而該二抄本的有關文字，且經巴宙先生將其輯入他的敦煌韻文輯（民國五十四年，台灣省高雄佛教文化服務處出版、發行），頁172～176 之中矣（自後簡稱「巴輯」）。

③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東方稿本部（Département des Manuscrits orientaux）。其所有的編號分爲伯、三四三四號（自後簡稱「底殘」）與三七七七號（自後簡稱「底本」）。

由於我覺得這種古抄「藝文」，迄今仍不失爲我們從事教、研中華「禪學」、「禪宗」，特別是所謂「北」宗「禪學」底流變之一大重要與「新」的參考資料，所以我不揣禱昧，謹據「許輯」、「巴輯」、「底殘」與「底本」所有者，撥冗走筆成此新校重訂。隨後我且對於應與是類「藝文」大有直接關係之某些問題，試予一番小考淺釋。尚祈四海方家，不吝惠錫指正。

二、校訂

了性句〔龍按：句，「許輯」作勾〕并序

崇濟寺禪師滿和尚撰〔龍按：自崇至撰，「許輯」全缺，「巴輯」作崇濟寺禪師

。]

夫世諦諸流，例歸生死。循環〔龍按：循環，「底本」作瓊還，「許輯」作唯循，「底殘」作脩還〕六道，莫究其源。來往〔龍按：往，「底殘」作住〕苦已多時，總〔龍按：總，「底本」、「許輯」、「底殘」並作惣〕爲沉〔龍按：沉，「底本」、「底殘」並作流〕迷淨性。性雖無暗〔龍按：無暗，「許輯」作暗〕，妄想〔龍按：妄想，「底本」、「許輯」並作妄相，「底殘」作忘相〕雲遮。猶如明鏡居塵〔龍按：塵，「底本」作塵〕，豈能損〔龍按：損，「許輯」作捐，「底殘」作損〕汙明性？暫〔龍按：暫，「底本」、「許輯」、「底殘」並作暫〕時覆障〔龍按：障，「許輯」、「底殘」並作鄣〕，揩拭〔龍按：揩拭，「巴輯」作才滅，「底殘」作揩拭〕還明。明是本明，不由〔龍按：不由，「底本」、「許輯」並作不猶，「底殘」作木猶〕安着。法性亦爾〔龍按：性亦爾，「底本」作法尔，「許輯」作法亦示，「底殘」作法亦尔〕！只緣虛幻塵〔龍按：虛幻塵，「底本」作虛幻塵，「底殘」作虛紐塵〕埃〔龍按：自此以後，「底殘」全缺〕，所以暗〔龍按：暗，「許輯」作明〕來大久。暗因〔龍按：因，「許輯」作因〕何物，只是無明。無明即是貪〔龍按：貪，「底本」作貪〕根，貪〔龍按：貪，「底本」作貪〕根還同愛〔龍按：愛，「許輯」作憂〕本。貪〔龍按：貪，「底本」作貪〕愛久習，生死〔龍按：生死，「許輯」作死生〕長時。若欲出離三塗，先須割斷根本。根本若〔龍按：若，「底本」作既〕盡，即見心源。心源不離性源，性源豈殊真體。真體清〔龍按：真體清，「許輯」作清〕淨，無〔龍按：無，「底本」、「許輯」並作无〕去無〔龍按：無，「底本」、「許輯」並作无〕來。既無〔龍按：無，「底本」、「許輯」並作无〕去來，何有生死？生死既謝〔龍按：謝，「許輯」作滅〕，妄想雲消。還同舊明，元〔龍按：元，「巴輯」作原〕來朗照。是故楞〔龍按：楞，「底本」作楞〕伽經云：「不識心及緣起二妄想，了心及境界，妄想即不生。」此爲證也！今爲迷流略述，智者幸請鑒之。有病任治，終無可恥〔龍按：終無可恥，「許輯」作略脩無可〕。仍申了性句〔龍按：句，「許輯」作勾〕，列之如後〔龍按：列之如後，「許輯」作例後如〕。

衆生迷滯在圖浮，

百劫千生不達無〔龍按：無，「許輯」作无〕。

三界元〔龍按：元，「巴輯」作原〕來稟〔龍按：稟，「底本」作稟〕虛幻，

於中妄作〔龍按：作，「許輯」作化〕我人居。

若了此身即泡沫〔龍按：沫，「許輯」作末〕，

迴心莫惜至微〔龍按：微，「底本」作微〕軀。

精進苦行恒安住，

一念不起本來無〔龍按：無，「許輯」作无〕。

無〔龍按：無，「許輯」作无〕中更欲求何物，

物物不離空中物。

空裏元〔龍按：元，「巴輯」作原〕來不住空，

何須起念求諸物。

無〔龍按：無，「許輯」作无〕物可求心自安，

行住坐臥即涅槃。

涅槃清淨〔龍按：淨，「許輯」作靜〕同寂滅，

十方世〔龍按：世，「許輯」作十〕界不離安。

既知此處同他處，

去住何須有悵然。

忽悟法身滿空界，

各各勤切〔龍按：切，「底本」、「許輯」並作功〕向裏〔龍按：裏，「底本」作理〕看。

看裏無〔龍按：無，「許輯」作无〕看看正看，

不應看外更求看。

看中不見同無物，

諸法於中建不難。

森〔龍按：森，「底本」、「許輯」並作叅〕羅萬象〔龍按：萬象，「底本」、「許輯」並作万像〕從茲立，

一切名目〔龍按：目，「許輯」作耳〕是中安。

爲此無中含衆德〔龍按：德，「許輯」作得〕，

法法勿〔龍按：勿，「底本」作物，「許輯」、「巴輯」並作物〕依空取則。

體性元〔龍按：元，「巴輯」作原〕來不住源，

心境兩亡息念緣〔龍按：亡息念緣，「底本」作_五緣念息，「許輯」作念已緣息，「巴輯」作忘緣念息〕。

息緣絕念無〔龍按：無，「許輯」作无〕起動，

無起無動還〔龍按：還，「巴輯」作□〕成動。

莫如本體離兩〔龍按：兩，「巴輯」作□〕邊〔龍按：自莫至邊，「許輯」全缺〕，
但有所求未免動〔龍按：自但至動，「許輯」全缺〕。

空裏無求無不求，

求〔龍按：求，「許輯」作空〕裏不求求不休。

休不休休休本淨，

達理悟性有何憂。

若了此求無過患，

終朝竟夜熾然修〔龍按：修，「底本」、「許輯」並作循〕。

須得修裏〔龍按：修裏，「底本」作循，「許輯」作循理〕無修〔龍按：修，「底本」、「許輯」並作循〕意，

始到〔龍按：到，「巴輯」作得〕無修〔龍按：修，「底本」、「許輯」並作循〕無
不修〔龍按：修，「底本」、「許輯」並作循〕。

未了此中微〔龍按：微，「底本」作微〕妙義〔龍按：義，「巴輯」作意〕，

莫漫懸〔龍按：漫懸，「許輯」作慢立，「巴輯」作懸滿〕頭即不修〔龍按：修，「底本」、「許輯」並作循〕。

世間學道甚奇〔龍按：奇，「許輯」作□〕難，

隨名〔龍按：名，「許輯」作意〕逐相〔龍按：相，「底本」、「許輯」、「巴輯」
並作想〕度歲寒。

終日波波向外走，

不知佛性〔龍按：佛性，「底本」作惠，「許輯」作佛意〕在心源。

心源微〔龍按：微，「底本」作微〕細難〔龍按：難，「許輯」作雖〕可知，

輪迴往來久相隨。

對面不識同千里，

沉淪〔龍按：沉淪，「底本」作沉淪，「許輯」作沉輪〕生死欲何爲。

智者能超三界河〔龍按：河，「許輯」作何〕，

都由達性了心那〔龍按：那，「底本」作那，「許輯」作耶〕。

心性如空無〔龍按：無，「許輯」作无〕一物，

豈容更被死生〔龍按：死生，「許輯」作生死〕羅。

縱使被〔龍按：使被，「許輯」作被使〕羅羅亦空。

清淨法體離〔龍按：離，「許輯」作對〕西東。

過去未來不移改，

千劫萬〔龍按：萬，「底本」作万〕劫總〔龍按：總，「底本」、「許輯」並作惣〕相逢。

相逢還是元〔龍按：元，「許輯」作无，「巴輯」作原〕本體，

愚者遂生別見解。

雖然換面不識頭，

乃知法性常存在。

心性無〔龍按：無，「許輯」作相〕去亦無來，
不生不滅坐花臺。

迷人妄〔龍按：妄，「許輯」作安〕見有生死，
真理門中實不來。

不來不去湛然滿〔龍按：滿，「巴輯」作滿不殊〕，

佛〔龍按：佛，「底本」作仏〕與衆生無界畔。

虛空體性本不〔龍按：不，「巴輯」作無〕殊，

凡聖元〔龍按：聖元，「許輯」作聖无，「巴輯」作性原〕來同一般〔龍按：般，「底本」作段，「巴輯」作段〕。

見理悟道了無疑，

不達此門實是癡。

沉淪〔龍按：沉淪，「底本」作沉淪，「許輯」作沉輪〕多劫緣不信，

受苦長時請〔龍按：請，「許輯」作清〕自知。

自知佛〔龍按：佛，「底本」作仏〕性人皆有，

只爲煩惱離別久〔龍按：自此以後，「許輯」全缺〕。

儻逢知識爲消融，

乃是本來元〔龍按：元，「巴輯」作原〕自有。

如日空中甚榮〔龍按：榮，「巴輯」作瑩〕明，

浮雲障蔽暫時〔龍按：蔽暫時，「底本」作弊翳虧〕榮。

忽遇慧〔龍按：慧，「底本」作惠〕風吹散盡，

還同未〔龍按：未，「巴輯」作本〕暗舊時明。

明知煩惱卽菩提，

只爲衆生未離迷。

若能度却貪〔龍按：貪，「底本」作貪〕嗔海，

定到眞如佛性底〔龍按：底，「底本」作伍，「巴輯」作位〕。

底〔龍按：底，「底本」作伍，「巴輯」作〕上更無雜種子

唯有慧〔龍按：慧，「底本」作惠〕燈照明理。

理中朗徹淨瑠璃，

內外鑒通無等比。

無比珠寶具身中，

猶如貧女與他傭。

不知寶藏在宅內，

忽逢智者爲開通。

通得眞金〔龍按：眞金，「巴輯」作金珠〕無限珍〔龍按：珍，「底本」作玕〕，

當時快樂甚忻忻。

乃知比〔龍按：比，「巴輯」作彼〕者窮乏〔龍按：乏，「巴輯」作之〕苦，

只爲愚迷自不勤。

一切衆生同類此，

不悟身中本有珍〔龍按：珍，「底本」、「巴輯」並作眞〕。

若能結志安心坐，

俄爾〔龍按：俄爾，「底本」作俄尔〕還同舊法身。

法身圓蘇遍虛空，

蕩蕩〔龍按：蕩蕩，「底本」作傷〕滔滔處處通。

通同無礙〔龍按：礙，「底本」作罣〕超三界，
任性隨流無不容。
容裏無容容細微〔龍按：微，「底本」作微〕，
猶如芥子納須彌〔龍按：彌，「底本」作弥〕。
須彌〔龍按：彌，「底本」作弥〕廣大無邊際〔龍按：際，「底本」作濟〕，
芥子能含人不知。
知裏不知知轉深，
如同鏡像照功能。
以况〔龍按：况，「巴輯」作向〕色空無異體，
元〔龍按：元，「巴輯」作原〕來舊爾〔龍按：爾，「底本」作尔〕本相容。
請諸知〔龍按：諸知，「巴輯」作知智〕者勤勤照，
照裏〔龍按：裏，「底本」、「巴輯」並作理〕分明性本空。
空本不生亦不滅，
無垢無淨無虧缺〔龍按：缺，「底本」作缺〕。
若能安心實相中，
一切妄識從茲滅。
滅却妄識無增減，
般若智舟能度險〔龍按：險，「底本」作陰〕。
無明恐怖並消除，
究竟涅槃深湛湛。
湛湛無底亦無邊，
明知性海甚奇寬。
了悟逍遙達彼岸，
迷人去者〔龍按：者，「巴輯」作看〕實成難。
難裏難難難實難，
世間門戶百千般。
忽遇〔龍按：忽遇，「巴輯」作勿心〕一乘真正理〔龍按：正理，「巴輯」作理〕，

何愁不到本來安。

三、考釋

衆所週知，古往中華禪師的法名或香號，原經單用一「滿」字或於其上另綴他字組合而成者，爲數豈只得以十、百、千、萬計，那麼，這種「禪學」大作的作者—「滿和尚」，實際究係誰何？我怕這也並不是一個極爲簡單與容易解答的問題。不過，假若我們還可耐心地去將那些與他的行誼似有直接或間接關係之消息，悉予加以綜合、分析與歸納的探討，想來我們總能多少獲致一點兒令人可予置信的結論。

就在陳垣先生的釋氏疑年錄（「一九六四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發行）之中，我們可以見其頁七二錄有：

并州義興寺智滿 太原賈氏。

唐貞觀二年卒，年七十八（五五一～六二八）。

其頁七五錄有：

京師救度寺洪滿 安定梁氏。

唐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三（五五七～六三九）。

其頁九七錄有：

京師普光寺慧滿 雍州長安梁氏。

唐貞觀十六年卒，年五十四（五八九～六四二）。

其頁一二八錄有：

宣州靈湯泉蘭若志滿 洛陽康氏。

唐永貞元年（八〇五）入塔，年九十一。

其頁一八二錄有：

天台山智者院行滿 萬州南浦人。

宋開寶中卒，年八十八。

很顯然的，上列的這些高僧，只要我們將其隸屬的寺宇持與「滿和尚」隸屬之寺宇小相核對，亦可知其均非「滿和尚」而無疑。換言之，陳「錄」實際尚未「錄」及「了性句并序」的作者—「滿和尚」。

至於「崇濟寺」究在何處？此刻，我們不妨對於這種小問題，稍予留神加以一番

探索。本來古往中華所有的地區之同名寺宇，爲數不僅至夥，且其各個的興廢歷史，亦非彼此完全同樣，但至少我得相信：「滿和尚」所隸屬的寺宇，應該謂爲李唐上都—西京所有的崇濟寺，而該寺至少一直到宣宗大中七年（西元八五三年）以前，仍然「健在」。請看：徐松的唐兩京城坊考（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台北市世界書局初版、發行），卷三，葉十五說：

次南昭國坊

西南隅崇濟寺〔龍按：原註曰：本隋修慈寺，開皇三年，魯郡夫人孫氏立。貞觀二十三年，以尼寺與慈恩僧寺相鄰，而勝業坊甘露尼寺又比于宏濟僧寺，敕換所居，爲本宏寺。神龍中，改〕。

而段成式的寺塔記（「一九六四年五月」，「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卷下，頁二七且說：

招〔龍按：原「校」曰：應作「昭」〕國坊崇濟寺：寺內有天后織成蛟〔龍按：原註曰：蛟，志作紋〕龍被〔龍按：原「校」曰：趙本作「披」〕襖子及繡衣六事。東廊從南第二院，有宣律師製袈裟堂。曼殊堂有松數株，甚奇。

依據這兩種古籍的敘述，我們固然可知：自從中宗神龍中（西元七〇五～七〇六年），直至宣宗大中七年，段成式了結外任還歸西京，隨後不久將其大「記」脫稿時，當地確有一個崇濟寺，但「了性句并序」的作者—「滿和尚」，究在第八世紀初—九世紀中，前後約莫一百五十年之那一段歲月之內，隸屬於該寺傳「禪」佈「道」，這無非仍得由我們進一步地去作考索才行。對於這，首先我們應該知道：李唐中華「禪學」的「北」宗，主要由於當時皇親國戚、權臣貴人的特別熱心之贊助與鼓勵，故其原在京師的發展，自從天后臨朝聽政，直至神會出面特別標榜所謂「南」宗與結合其同「門」，極力打擊那以神秀爲首領底「北」宗之前，可夠算是最爲鼎盛。換言之，這位「滿和尚」既是西京崇濟寺傳佈「北」宗「禪學」的禪師，我怕他免不了得與神秀大有關係，並且他在該寺的活動時期，什九應爲第八世紀下半葉—九世紀上半葉，而極少有可能爲第八世紀上半葉。這主要只因我們知道：神秀確有一位法嗣名降魔藏，降魔藏並有一位法嗣名寂滿，換言之，寂滿實爲神秀的法孫，神秀於第八世紀初，圓寂西歸的時候，寂滿最多是尚在降魔藏的左右，習法修禪與受教。此外，這位寂滿禪師，

我們固猶未見其嘗經別人省稱或尊稱爲「滿和尚」，但據景德傳燈錄（民國五十六年二月，台北市眞善美出版社初版），卷四，頁五八一五九的「標目」所開列之「傳承」禪師名號：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五世、、、

第一世、、、

北宗神秀禪師、、、

第二世、、、

北宗神秀禪師法嗣、、、

五臺山巨方禪師、、、兗州降魔藏禪師、、、

第三世、、、

前荊州辭朗禪師法嗣、、、

前嵩山普寂禪師法嗣、、、

前降魔藏禪復出三人：西京寂滿禪師、、、

現在我則敢說：其中所有的「西京寂滿禪師」，實際應是用以指稱李唐西京崇濟寺禪師寂「滿和尚」——「了性句并序」之作者，這因爲一則他被景德傳燈錄列爲降魔藏的法嗣，再則假若我們將其所作的「了性句并序」之內容文字，從頭到尾細予吟味，那麼，它無非反映出不少主要當係受了降魔藏的訓誨所演繹之那些關於「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底道理，而這些道理，正好也是神會生前盡力加以批斥排擊之「玩意」〔參看宇井伯壽的禪宗史研究（日本東京岩波書店，於昭和四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第三刷發行），頁二〇七～二三五、二八七～二八九〕！

四、後語

就在那一大堆敦煌古抄漢文卷、冊之中，無疑的，還有不少屬於「了性句并序」這一類的中華「禪學」文獻。到如今，在日本，該國的學人，對於這樣的一些珍貴文獻之蒐集、整理與教授、研究，特別是提供有關學術性之「新」的「發現」與「發明」等工作，無非顯示甚爲重視，以及多有興趣，由是其所有的成績，已真夠稱相當「可觀」。際茲海隔天涯，我倒仍敢謹以「三十六」萬分的愚誠，敬希我國的學人，特別是雅好專門從事古往敦煌佛教與「禪學」的學術教、研的知識份子，也都可以合力